

伊川易學舉要之二

胡自逢

變

易有三義：簡易、變易、不易。而以變易爲之樞。故易之爲書，推極宇宙萬有之變而效於爻畫奇耦之間。程傳二三頁二行：上古聖人始畫八卦，三才之道備矣。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，故六畫而成卦。

全書卷四六伊川經說一、四頁下末行：

變化，爻之時義。

易以卦畫之陰陽奇耦，相與往來錯綜以盡天下之變，故前人號易爲「變經」。（阮嗣宗通易論），所見良是！易盡天下之變，明儒胡居仁更申伊川之意而尤爲詳備，曰：「天下之變無窮，惟易可以盡之。蓋易、陰陽奇耦，變易無窮。若天地之闔闢，氣運之盛衰，日月之更迭，寒暑之往來，陰陽之消長，人物之死生，國家之興亡，世道之今古，其消息盈虛，升降屈申，吉凶消長，進退存亡，幽明終始，善惡邪正，皆是此理。雖萬變無窮，易足以盡之。」（廣近思錄卷三、五三頁一行）如乾之上九，唯不識進退存亡得喪之理而謂之亢，蓋不知變也。乾文言傳：「亢之爲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。其惟聖人乎！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」是也。「天地不變，不能通氣（易緯乾鑿度）」，而況於人乎！人立天地之間，凡耳目所及，無一而非變也。蓋其迹有可見者。全書卷四一、伊川經說一、一頁八行：

象見於天，形成於地，變化之迹見矣。

此本釋繫傳第一：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」三句，言不論爲象爲形，其變化之迹，皆已形見而可以日取也。詩三百篇嘗言之矣：「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（小雅十月之交）。」「此山澤之變也。」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（小雅采薇）。」「此時序之易也。」「月出皎兮（陳風月出）。」「東方明矣（齊月鷄鳴）。」「此晝夜之異也。」「噫噫其陰，魑魅其雷（邶風終風）。」「此天象之變也。凡此，謂之非變可乎？物有聚散，聚則爲物，散則爲變。全書卷四六、二頁下八行：

聚爲精氣，散爲游魂。聚則爲物，散則爲變。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，萬物、始終聚散而已。

既變則無物，全書卷十九語四、一二頁二行：

或曰游魂爲變，是變化之變否？曰既是變，則存者亡，堅者腐，更無物也。

全書卷十九語四一九頁下五行：

釋氏言成住壞空，便是不知道。只有成壞，無住空。且如草木初生，既成生盡，便枯壞也。他以謂如木之生，生長既足，却自住，然後却漸漸毀壞。天下之物，無有住者。嬰兒一生，長一日便是滅一日，何嘗得住。

以物無時無變，故曰「物無住者」。此理前人夙有所見。莊子齊物論：「物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」又曰：「其分也成也，其成也毀也。」秋水篇：「物之生也，若騾若馳，無動而不變，無時而不移。」是也。列子又出「非停」之意。天瑞篇：「人自世（原注皆生）至老，貌色知態，亡日不畏，皮膚爪髮，隨世（生）隨落，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。」列子「非有停而不易。」卽伊川「無住」之語所自出。詩人詠物亦有所見，古詩十九首第十一：「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。」雖爲感時歎逝，而物理究不外此。故王孝伯與其弟王賡論古詩，獨以此二句爲佳（世說新語文學篇），亦別具隻眼也。惟天地亦然，每以盈虛爲變，程傳二六九頁五行：

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，況人與鬼神乎？盈虛謂盛衰，消息謂進退。

「盈虛謂盛衰」，盛衰卽言變。由盛而衰，衰而復盛皆然，故天地之盈虛，卽天地之變也。日月寒暑四時之推移，其尤著者也。

程傳二四一頁六行革大象下：

水火相息爲革，革，變也。君子觀變革之象，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，明四時之序也。夫變易之道，事之至大！理之至明，跡之至著，莫如四時，觀四時而順變革，則與天地合其序矣。

繫下傳第五：「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；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」天道有消息（消息卽盈虛），人之一身亦有消息。全書卷十九語四、十九頁八行：

嬰兒一生，長一日便是減一日，然而氣體日見長大，長的自長，減的自減，自不相干也。

「長的自長，減的自減。一長是息，減是消，此人身亦有消息也。曰：『各不相干』是消者自消，息者自息，消息固不相妨也（非消者阻礙其息）。此意至深，亦本諸列子，天瑞曰：『物損於彼者盈於此；成於此者虧於彼。損盈成虧，隨世（蒼生）隨死，往來相接，間不可省（知曉），疇覺之哉！』列子所云『損盈成虧』，卽消息之義。列子謂：『損於彼者盈於此。』彼損則此盈，卽伊川所云『長的自長，減的自減。』列子云『往來相接』，卽伊川所云『各不相干』也。如相干則不能接，而有閒矣。據此，則知消無窮，息亦無窮。消不惟無妨於息，且有濟於息。蓋消息爲變，變者除故起新；變所以新生也。人如此，天地亦如此。亦消者自消，息者自息。消故息新，卽郭象所謂『捨故而趨新』者也。由是焉得不生生而無窮乎。用知消息盈虛，乃所以成變之原理也。程傳一二一頁末行剝象傳：『君子尚消息盈虛，天行也。』傳曰：

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，乃合乎天行也。理有消衰，有息長，有盈滿，有虛損。順之則吉，逆之則凶，君子隨時敦尚，所以事天也。

天地以盈虛消息而爲變，人亦有消息盈虛，以順天而變，理無不同（天人之理一也）。變原於天道之本然，故消息盈虛謂之天行，易道尚變之意在此。天地均以此而爲變，人在天地之內，自宜順應自然，故人道亦尚變，變所以救人事之失，故變則有益。全書卷十六、語一、三〇頁下五行：

治道亦有從本而言，亦有從事而言。從本而言，惟從格君心之非，正心以正朝廷；正朝廷以正百官。若從事而言，不救則已

，若須救之，必須變，大變則大益，小變則小益。

變所以救人事之失，淮南書亦切言之，秦族訓：「故聖人事窮而更爲，法弊而改制，非樂變古易常也。將以救敗扶衰，黜淫濟非，以調天地之氣，順萬物之宜也。」淮南亦主事窮而更爲，以此救敗扶衰，與伊川所言「救事之失」同。且以此爲根本之變革，故曰：「以調天地之氣，順萬物之宜」。則救事之失，亦順天應理之舉也。但變之中，固有其不變者在。戴記所謂有可變革與不可變革之分是也。禮記大傳第十六：「立權度量，考文章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號，異器械，別衣服，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；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。親親也，尊尊也，長長也，男女有別，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。」一記所謂可得而變革者，如權度量章服色等，以因時制宜，無不變之理。然而親親尊尊長長別男女，乃五倫之大經，雖曰人紀，實出天常。天人一理，此則不可變之常德也。而天地之爲變，亦有其道，「相反相成」，爲其通則，故必有對而後有變。宋元學案卷十五伊案三四三頁二四行：

天地之化，既是兩物，必動已不齊，譬之兩扇磨行，使其齒齊不得，齒齊既動，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？從此參差萬變，巧歷不能窮也。

「天地之化，既是兩物」，明其有對也。又曰：「物之出者，何可得齊？從此參差萬變，巧歷不能窮。」物之出者不得齊，則已爲變。物之不齊，亦自然之律則。故孟子曰：「大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（滕文公篇）。」從此巧歷不能窮者，不能窮其變也。此卽由對待而生變化之理也。荀子於此名曰「陰陽之接」，禮論篇：「天地合而萬物生，陰陽接而變化起。」「陰陽接而變化起」，陰陽爲對待二名之顯例，「接」者交媾之義。此荀子已早明示「有對待而後有變二之義也。蓋對待、感遇，一、二爲三，而變化自生。全書卷十九語四：

有一便有二，纔有一二，便有一二之間，便是三，已往更無窮。

對待、感遇而生變化，大易言之至明，說卦傳第六：「故水火相逮，雷風不相悖，山澤通氣，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。一此中水火、雷風、山澤，悉二名對待，而曰相逮，不相悖，通氣云云，卽感遇之事實。句終以「然後能變化」五字結之，此發明對待、變化之理，兩後儒言變化之胎祖矣。孰主張是，孰綱維是？則「陰陽」是也。萬有變化，必有大以爲之驅策，而陰陽則爲一切

變化之總動力，大化流行之樞機；樞機發而後化育之功興，故萬變未能離夫陰陽也。全書卷四六、伊川經說一、三頁八行：

「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，如此，則得天地之妙用；知道德之本源，所以見至神之妙，無有方所，而易之準道，無有形體，道者，一陰一陽也。」

按晝夜闔闢屈伸之道，卽一陰陽爲變化一之道也。由此而知陰陽，知陰陽卽知道德之本源（按指本體），故曰：「道者，一陰一陽也。」一陰一陽，卽闔闢屈伸（感遇交媾）之謂。又曰：「如此，則得天地之妙用。」此妙用乃指大化（化生萬物）之妙用。又曰：「所以見至神之妙」，仍指變化而言。故大傳曰：「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爲乎！」（上繫第九）凡此神妙不測之變化，皆一陰一陽（往來相與）之所爲，故萬變未能離乎陰陽也。全書卷二、二先生語二上、二六頁下四行：

「命之曰易，便有理，若安排定，則更有其理？天地陰陽之變，便如兩扇磨，升降盈虛剛柔，初未嘗停息。陽常盈，陰常虧，故便不齊……既不齊，便生出萬變。」

此謂陰陽之變化，譬如兩扇磨（與前引伊川語吻相似），齒既不齊，自然生出萬變，故萬變不離陰陽也。文中更指出大化生物之所以不齊者，以「陽常盈陰常虧」也，尤爲可貴。又卷四一、二四頁八行：「明道志康節之墓曰：『先生少時自雄其才……玩心高明，觀天地運化，陰陽消息，以達萬物之變。』按天地運化，卽陰陽之消息，以此而達萬物之變，益知萬變出於陰陽也。朱子於此言之至爲簡明曰：『易不離陰陽，千變萬化，只是這兩箇。』莊子云：『易以道陰陽。』他亦白看得。（文公易說卷三）『陰陽爲變化之動力，陰陽自身亦有其恆常之活動，以往來變化，則所謂動靜闔闢之機，卽易『一闔一闢謂之變』也。全書卷十六語一、二三頁六行：

人之有寤寐，猶天之有晝夜，陰陽動靜闔闢之理也。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。

動靜闔闢，卽陰陽自身之活動，開闔與闔闢一義，闔則開也。人之寤寐與天之晝夜一理，小大不同，其事理則一。所謂白一身以觀天地，故謂「寤寐須順陰陽。」卽陰闔時則寐，陽開時卽寤而起。易隨大象曰：「君子以嚮晦入宴息。」傳曰：

君子晝則自強不息，及嚮昏晦，則入居於內，宴息以安其身，起居隨時適其宜也。

伊川於此處明起居隨時之義，實即順陰陽開闔之理，故可謂動靜闔闢之理，近取諸身如此其易知；遠觀大化，如彼其難測，其神妙歟。全書卷四六、三頁一行：

道者，一陰一陽也，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，非知道者，孰能識之？動靜相因而成變化。

「道者，一陰一陽也」，即繼之曰：「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。」是動靜者，陰陽之動靜也。又曰「動靜相因而成變化」，則陰陽之變化，不過由於陰陽之動而已。而又曰「開闔」者，其義與「動靜」當為一事，即「靜闔而動開」是也。觀下段可知。全書卷四六、四頁四行：

易道廣大……乾靜也專，動也直，專，專，直，直，直易。惟其專直，故其生物之功大；坤靜翕動闔，坤體動則開應乾，開闔而廣生萬物，廣大天地之功也。

此本釋上繫第五：「夫易廣矣大矣……易簡之善配至德。」全章。然陰陽動靜闔闢之理，全其於是。動靜闔闢，勢不可分。動靜靜闔（亦即靜翕），固為一事。乾坤即陰陽之代稱（乾坤舉其全德而名之）。曰：「坤體動則開應乾。」此語即揭示開闔為陰陽二性（男女牝牡……等）交媾之事。天地大化，本即如此。故亦以動靜開闔言之。此言開闔，似專就坤陰一面言之，但陰陽生物，合則為功，故開闔當係概指陰陽之全體而言（上繫第十一：是故闔戶謂之坤，闔戶謂之乾。）則乾亦言闔。是乾主其闔，而坤開而應之也。陰陽合德而施受又一事也。卷十六語一、二八頁三行：

至如海水漲，日出則水涸，是漸退也，其涸者已無也。月出則潮水生也，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。此是氣之終始開闔，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。

終始開闔，乃一氣開闔之終始，但終則有始；開闔亦不息不已。易言一闔一闢（上繫第十一：一闔一闢謂之變，往來不窮謂之通），即是一開一闔，一開一闔往來不窮則是通。通者、亨通、通泰之義。品物和暢生遂，各得正其性命，是以謂之通也。此實二氣之盛衰消息摩軋往來，而變化由之以生。全書卷十六、語一、四頁末行：

蓋自是有盛則必有衰，衰則終必復盛。若冬不春，夜不晝，則氣化息矣。

氣有盛衰者，若日冬徂春，衰而復盛也。由夜而晝亦然。盛衰卽消息之義，又卷四六、二頁下八行：

聖人既設卦、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，明其吉凶之理，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……進退消長，所以成變化也。

「進退消長，所以成變化也。」本釋繫上傳第二「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。」句，本義於此句釋之曰：「柔變而趨於剛者，退極而進也；剛化而趨於柔者，進極而退也。一按進退，指剛柔之進退，亦卽陰陽之進退，剛柔者陰陽之剛柔。故下繫第六：「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。」易中剛柔、陰陽爲一物。卷四六、一頁九行

陰陽之交相摩軋。

程傳七四頁六行

陽降於下必復於上；陰升於上必復於下，屈申往來之常理也。又

一六二頁四行：

四時，陰陽之氣耳，往來變化生成萬物。

右引皆言由陰陽之活動而變化生焉。天之晝夜，人之寤寐，卽見陰陽開闔之理（語四已引），然語其神妙，則莫測其爲剛柔動靜也。全書卷四六、四頁二行：

天下之有，不離乎陰陽。惟神也，莫知其鄉（今作向），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。

上繫第九，子曰「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爲乎！」「惟神也，莫知其鄉。」伊川卽本此而言變化之神妙，莫知其所鄉（出入無時），故又曰：「莫測其爲剛柔動靜也。」下繫第一曰：「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矣。」故以剛柔言變化也。變之時義大矣哉！易者，變易無窮之謂也。變必與動俱，以動者尙其變。繫上傳第十：「易行聖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尙其辭，以動者尙其變。」變卽動也。程傳：○一頁十行：

大有始則必有終；既終則必有始，天之道也。

「有始則必有終」已是變，萬物始終聚散而已（經說一）。聚則爲物，始也；散則爲變，終也。又曰「既終則必有始。」則是循

環不息，捨故以趨新矣，謂之非動可乎？故變卽動也，由動可以觀變、知變也。賁象傳：「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。」程傳：

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，寒暑陰陽之代變，觀其運行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。

運行言「動」，遷改言「變」，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，卽由動可以觀變也。變與時相將，天地盈虛，與時偕行，天地之運，隨時進退。豐象傳：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。」程傳：

天地之盈虛尙與時消息……盈虛謂盛衰，消息謂進退。天地之運，亦隨時進退也。

而用舍行藏，舒卷自如，人則隨時變易以從道也。程傳二九九頁三行：

人能識時知變，則可與言易矣。

全書卷三八、二頁四行：

郭忠孝議易傳序曰：易卽道也，又何從道哉？或以問伊川？伊川曰：「人隨時變易爲何？爲從道也。」

變與窮相濟，窮則變，變則無窮無已，既濟象傳：「終止則亂，其道窮也。」程傳：

天下之事，不進則退，無一定之理。濟之終，不進而止矣，無常止也。衰亂至矣，蓋其道已窮極也。九五之才，非不善也。

時極道窮，理當必變也。聖人至此奈何？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，不使至於極也，堯舜是也，故有終而無亂。

變與通相成，變通莫大乎四時，其尤顯明者也。繫上第十一：「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，變通莫大乎四時。」四時之序，成功者去

。毫無滯礙之迹者，以其變而之通也。若冬不春，暑不寒，則氣化將息，歲功何由而成？故變通之利，莫大乎四時，變通之例，

亦莫著乎四時也。故道貴變通，變所以致其通也。革卦辭：「革，己日乃孚，元亨利貞，悔亡。」程傳：

革者，變其故也。變其故，則人未能遽信，故必己日，然後人心信從，元亨利貞悔亡，弊壞而後革之，革之所以致其通也。

變與「生生」之義合。革象傳：「天地革而四時成。」程傳：

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，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。

二氣之變化，所以化生萬物，故變化與生生元不相妨；無變化則不能生生而無窮，變所以爲生生也。易言變革，革卽變易也。革

之道，極乎天地之變易，時運之終始，然方變革而「生新」之義立見。程傳二四一頁三行

惟革之道，極乎天地變易，時運終始……時運既終，必有革而新之者。

革故生新之義，莊子嘗言之秋水篇「終始無故。」郭注：「日新也。」天道物理，終則有始（程傳一〇一頁），而曰：「終始無故。」無故者，不循其故常也。循其故常之終始，則爲定則之循環，何能捨故而趨新哉？易之大義，去故取新（變），於鼎革二卦，暢發無餘，雜卦傳：「革去故也；鼎取新也。」程傳二四〇頁七行：

革之而利正道，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。

又二四七頁五行：

出故而納新，瀉惡而受美，從賁之義也。

故變化與生新、實有相濟之功，變則生生而無窮。程傳三〇一頁一行：

既濟矣，物之窮也，物窮而不變，則無不已之理。易者變易而不窮也。故既濟之後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，未濟則未窮也。未窮則有生生之義。

富有而日新。全書卷四六、三頁下八行：

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，可謂至矣！富有，溥博也。日新，無窮也。生生相繼變易而不窮也。

是以先聖有變通之誠，天地有變易之道，人焉能不與之俱往，隨之俱變乎？故曰「變動不居，唯變所適」其意深遠矣。

謹按易書，前人號曰變經。伊川易傳序亦曰：「易變也。隨時變易以從道也。」易道即天地之道，而又曰「從道」者？變易，易之大義，不變不足以顯本體之大用，變則日新而無窮，乃克盡生生之效能，故人亦宜隨時變易以從道，乃合於日新創造之義也。宇宙本爲變化无既之途程，人物萬類，無一不在萬變未息之洪流中，无時而不變，无境而不變，變之義大矣哉！變化之動力爲陰陽，由於陰陽之推盪和合（相反相成）而萬變繁興，故易以陰陽對待明示宇宙萬變之理。此後荀子首云：「陰陽接而變化起。」一語破的！知先儒於此多有所見。伊川論變化，於動靜闔闢之機，言之頗詳，而謂天之晝夜，人之寤寐，即見陰陽開闔之理

，俾人由邇而遠，自一身以觀天地，可謂切問近思，鉅細靡不該貫矣。易中變化之大義，莫過於「去故納新」。伊川於此，亦發抒盡致，而於變化與「生生」之義攸關，析論尤為精至。伊川言「物無住者」，而曰：「嬰兒一生，長一日便滅一日。然長自長，滅自滅，各不相干。」以此說明人之一身，亦具消長變化之理。長自長，消（滅）自消，各不相妨（干）。不相妨，則相濟相成也。則是消無窮，長亦無窮，消者反以助夫新生（新陳代謝）。消，去故也，所謂「瀉惡而受美，去故而納新」是也。一消一長，是之謂變。變與生生，相濟而不窮也。釋「變」之義，推「變」之理，於斯為極。即此消息之變（去故納新）而言，不惟生生不已，亦且生生日新，而「富有日新」之易義，由此益彰，人類革新進步之光景，常映目前，伊川之功，可謂與易俱尊矣。惟陰陽動靜與道之間，彼此有何關聯？言之未甚清晰。試問動靜與陰陽，是否即為一事，是否動靜即為陰陽之動靜，抑為陰陽生於太極之動靜（如濂溪之所云）？若云動靜即陰陽之動靜，是亦即為道之動靜（陰陽為道之顯用），則道、陰陽、動靜為三層級矣。不如直言動靜為道之動靜，義反明白也。如又云道有動靜，陰陽亦有動靜。則此二種動靜，是一或為二？均不得而知。伊川僅云「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」而已。若此等處，頗費思索。伊川言陰陽，每與道為隣，曰「離了陰陽更無道」，「道者，一陰一陽也。一然「道」非即「陰陽」，所以陰陽者道也。而動靜與道之關係，亦略提及，或以動靜僅為陰陽之動靜歟？

參 考 書 目

廣近思錄卷三

毛詩國風小雅

古詩十九首

莊子齊物論、秋水篇

列子天瑞篇

世說新語文學篇

淮南泰族訓

禮記大傳

宋元學案卷十五

孟子滕文公篇

荀子禮論篇

文公易說卷三

大戴記卷一

經學通論

中國古代哲學史